



現代劇社叢書第一種

# 生活線上

陳明中著

1933

# 生 活 線 上

## 版 權 所 有

一 九 三 三 年 五 月 初 版

| 實 價     | 著 者   | 出 版 者     | 總發行處       | 批發處      |
|---------|-------|-----------|------------|----------|
| 大 洋 四 角 | 陳 明 中 | 成都現代劇社出版部 | 四川安縣南街聖燈書店 | 成都 現代文化社 |
|         |       |           | 成都華陽書報流通處  | 重慶 華化書店  |
|         |       |           | 綿陽 大陸印刷館   | 綿陽 啓迪書社  |
|         |       |           | 上海 光華書局    | 上海 大東書局  |

## 蕭序

一些有計劃的小冊子，從一個不知名的鄉村送到許多人的前面來，讓一些我們不會知道的可敬的讀者讀着，也許要笑我們這計劃的空虛與無聊罷！或要笑我們幹了天下第一等傻事罷！

但是我們爲了苦悶要做，因爲太不能忍耐這苦悶了，我們才選了這適宜的工作，想由這工作出發，帶點益處給社會。

看見這貧瘠的內容，和這太不漂亮的印刷和裝訂，讀者定會人人搖頭罷？但請同情我們愚拙的努力，這就是鄉間的一切了，這是在偏僻的地方寫成的原稿和在小巷市裏野雞排印館裏排印出來的東西，我只希望高明的讀者能在這一切笨拙裏聞得出點「土」的氣息，看得出一點苦悶的智識者眼淚的痕跡，也就够了！

第一種是明中的脚本集，這還不是他理想的東西，只是在學校劇鬧着劇本恐慌的時候，這是幾個不下流的學校劇而已，我希望我們的工作漸漸充實起來，做出我

們理想的工作，

偉大的「托爾斯泰」，說了許多真理，却到老死也沒有實行一回。從沒說過活人真理的「脫斯要以夫斯基」，却天天都做着托翁曾經說過的，我們現在就願在我們可能的力量裏老實的做着，有時「苦悶」是可以變着的一種力量的呀！

當這小冊子的第一本出世時，我盡不着說出這幾句潛在心裏的感想。

「工作呵！一切人都工作呵，工作那有意義的，爲自己，爲別人，爲人類，爲子孫，不論這工作笨拙到怎樣，我們都忍耐着埋頭地工作下去罷！直到人類光明到來的一天，」

我用這話祝福這小冊子：

蕭崇素序，一九三三，五卅之前夕

## 序

我從一九二九年一月爲了組織南風書店由上海返川以後，到現在整整度了四過多年頭，不曾越夔門一步。在這四年之中，又幾乎長守在成都，不曾越牛市口一步。而現在却以偶然的機會來到一個靜似太古的山城——安縣，住上差不多又有半年了！一個人萍飄浪泊在紅塵十丈的繁華都市足有十數年久，忽而投身在萬仞高山之下的一片孤城中來，這兩種環境的轉換影響到生活的轉換爲何如？也許大有值得「玩味」之點。第一，我所感到的興趣：就是一向只瞧見都市中人的生活——而那些所謂「人」，實在大都是些「鬼影憧憧」而已；所以他們的「生活」，也就無非充滿着血腥氣，陰森氣。現在所瞧見的却是一般農村中的平民生活——這些平民，雖然十九都蠢如牛馬，他們的生活，也正如吃點小草的「牛馬生活」，然而他們的四體是勞動着的，從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嗅得出泥土的香味。因此，我就不時有了一些「寫點什麼東西出來」的衝動，無意間也就搜集不少珍貴的材料，於是寫出了「生

「活線」上「鬥爭」「星火」等等。留下了一點活生的紀念。

在這以前，我也在所謂大學，高中，專門一類的學校做了幾年「教書匠」；於是書店擱淺了；，文章不寫了；爲了日食三餐不願白吃計，便只好做那自誤誤人的苦工。而結果，自己的一身，便也鑽入「鬼影憧憧」中去，日日在自掘墳墓，宣告「青春老了！」

四年在成都，除了教書以外，爲了組織一個現代劇社，也曾受過不少戰刺，於是外面有人爲我造了多少謠言，甚而至於就是上海文藝界曾經共過多年甘苦的同志也寫信來探試，忠告而終於表示淡漠了；但我始終不願有什麼聲辯，只是告訴一二相知的老友：說「我還是三四年前的故我——一個孤僻的病夫；但是現在却沒有一點『傷感病』了；我還能興奮地生活下去。」

最近我同崇素來到安縣修養身心，一面教書，讀書，一面打算「寫點什麼東西出來」，竟也有海上的朋上在「二文藝」的小刊物上譏刺我們「退隱到山國去，大有

出家之想」了，崇素聽到這些誹語，似乎很憤懣，我說「誰有這些閑氣同他們爭一日之長短呢？我們還是埋頭做點學問上的功夫吧！」於是相與計議印出一批戲劇小叢書來，供給一般學校做上演的台本。——這便是本書能够在川中出版的遠因與近因。

講到創作，雖然我在過去也曾粗製濫造過幾本小說，可是年齡稍長，經驗漸多，也就不敢胡亂着筆了，何況劇本比小說寫作尤難，我又怎敢輕於嘗試呢？這，不能不說，一方面由於我自己在舞台上見過六七年的經驗，又得劇界先輩田漢與洪深兩先生之啓示不少，一方面也感到中國劇作的缺乏，又爲適應各地學校與劇團的需要起見，因而使我大膽要以摸索的豪語「自告成功在嘗試來」自勉了！尤其是在安中存的劇本，幾乎全由於學生之催逼寫成。並且都在他們每週一次的「談話會」上演過。現在第一集只收集了四個劇本算是處女作。其餘的又另成一集。不日也當付印了。

附誌

一九三三，五，廿一，明中於安縣中學。

本書印刷匆忙，附有「船夫曲」「鋤頭歌」「木蘭詞」各譜概未加入。但皆有現成曲調，不難就地覓得。各地學校或劇團如有上演劇者，務希事先函知作者，以便供獻適當意見。

明中 於安縣平燈書店。

# 生活線上目錄

一● 蕭序

二● 自序

三● 生活線上

四● 遼東恨

五● 木蘭從軍

六● 冷口前線

生  
活  
線  
上

— 獨幕喜劇 —

**原书空白页**

人物：

蔣曼娜

青年夫婦

田志誠

張曼雲——其友

王媽——女僕

佈景：

尋常人家，尋常設備。只是壁上多字畫，案上多書籍，有西洋畫具，有風琴一架，爲惟一長物。

開幕前志誠在改畫，曼娜在彈琴，各自專心研究。時間在一天早上。

曼娜且彈且唱終一曲，正翻開第二曲樂譜。王媽登場。

王媽：太太，今天沒有早飯米了，昨天晚上我就說過的。到底要買不要買呢？

曼娜：（不理會她）隨便你吧。

王媽：那媽，拿錢來。

曼娜：你去問他，我不曉得！

王媽：（走向志誠）老爺，拿錢買米。（伸手）

志誠：討厭！油鹽柴米管我什麼事？告訴你，我在作畫！

王媽：但是，太太說的叫我向你借錢。

志誠：那媽，你去問她，我不曉得！

王媽：

（走向曼娜）太太，老爺請他也不曉得，今天到底吃不吃早飯？

曼娜：

討厭！吃不吃早飯管你什麼事？告訴你，我在彈琴！

王媽：

（獨白）老爺儘管作畫，太太儘管彈琴，我便儘管在燒火！反正都是一樣，燒起火沒有米煮不成飯，難道說彈琴，作畫，便可以當作早餐止得了餓？！（逡巡欲退）

志誠：

轉來！你在咕咕囔囔些什麼？米要多少，還是到隔壁米舖去賒吧○

王媽：

老爺，前一個月的賬單已經送來好久了。那些小夥計天天都跑來收賬，那裏還賒得到手呢？

志誠：

這些市僧真是欺負人慣了，你向他說老爺是教書先生，難道還會短少他分文，騙了他的債不成？

王媽：

不過，老爺這些話已經向他們說過多次，還是沒有用處呢！我想，頂好老爺還是向學堂多討幾個薪水，恐怕還可靠些吧！

志誠：

哼！向學堂多討幾個薪水，你倒說得那麼便益？你不知道我在學校教書，又兼管理，一個的薪水明是三十元，實際上七咸開支，便只有二十二元。●現在因為是剿匪期間，又要抽十分之三的所得稅做剿赤費，於是便只剩十二元。○你想這十二元又要除掉四元房租，再剩下來八元要供幾個人的伙食，衣服，零用，那裏還够？……他媽的，這個年頭兒當教書匠，真是罪孽深重了。

曼娜：

誰叫你當教書匠？誰教你不當鑽營一官半職呢？

志誠：

哼！一官半職！我沒有那種鑽營的本領！我便窮到討口，也不甘出賣人格

！教書匠的物質生活自然清苦，可憐，但是骨頭總是硬的！氣節總是有的一！正所謂「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你難道以為我們教書的身分就下賤了麼？

曼娜：

那嗎？你又向誰發牢騷？還是守安安貧去當十二元一個月的教書匠吧！

志誠：我不是向你發牢騷，我是向社會訴不平。就憑你講講我們都是大學畢業生

，我們一天要教五六點鐘課，結果還不能貪圖一飽，難道這是公平的事麼？

王媽：老爺，我出個主意，我看壁上掛這些畫倒會有人買的，只要肯拿出問一問。

曼娜：那麼好，你就把這些畫取下來拍賣了牠吧！

志誠：那裏話？這幾張是我費盡辛苦才臨下來的西洋名畫，這些畫正是我的生命，那有拍賣的道理？虧你還是藝術專門學校畢業的高材生，你真侮蔑藝術不淺了！

王媽：那嗎，太太，我看，不如暫時把風琴拍賣了的好。

曼娜：胡說，風琴還不是我惟一的生命？我寧肯餓死也不願賣掉牠的！

志誠：好吧，你還是去彈琴吧！

曼娜： 好吧，你還是去盡你的責吧！

王媽： 曄！這倒有趣了！老爺與太太都捨得餓肚皮，難道說我當僕人的還怕餓死不成？好吧！我也還是去燒火吧！（下）

（此時曼娜與志誠各自彈琴，作書如故。○惟各帶愁容。○移時，曼娜彈之悽婉，讀人之曲，志誠忽憤而投筆，挾着皮包便去上課。○）

曼娜： 你上去課了麼？學機現在又開火食了麼？

志誠： 還不是同從前一樣，只招待一杯茶水，那裏現在會爲我一人開火食呢？

曼娜： 告訴你：我倒又有主意了：今天我們率興把帳子也當了吧，反正這些天氣還沒有蚊子呢！

志誠： 那也好，只要還有東西當，當盡了又再說罷！那嗎，午飯自然有辦法了？

早上餓一頓，倒滿不在乎。（昂然自去）

曼娜： 王媽，王媽，（王媽上）